

往事如昨

那年高中毕业时

赵明通

时光荏苒，好像在转眼之间，我高中毕业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

50年前的1976年6月，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时，我即将高中毕业，要离开生活了整整十年的校园，走上成人世界的社会。

即将离开校园的日子，那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常常浮现在我的梦中。毕业前夕，学校领导多次在全校大会上对我们提出具体要求，如：加强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主持正义，严于解剖自己；加强革命团结，说话、做事要光明磊落；严格遵守革命纪律，遵守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顶住歪风邪气，不准抽烟、喝酒、下饭馆……

听说往届毕业生毕业前夕，常常成群结队，下饭馆相互请客。我们班级，我当时并没有听说有谁下饭馆的。我响应学校号召，利用课余时间，把没有读完的《毛泽东选集》抓紧时间读完。毕业多年以后我才听说，当时我们班级也有下饭馆的，看来我那时太“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毕业前夕，我们也进行了毕业考试。不过，当年的考试和现在不一样，每一科目的考试，一般都是上午复习，下午考试。考试的题目，大都是开放性的题目。如：政治科目的考试题目是批判“读书做官”的谬论，立志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毕业前夕，学校邀请了两位上一

届毕业的校友回母校作报告。一位女校友，毕业后就入了党，担任了几个村一个片区的副书记。另一位男校友，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和生产队政治队长。

我们在校期间，参加学校组织的学工学农劳动和各种助农劳动，这是我们的必修课。即使在离毕业只剩下几天的时间，我们还参加了两次劳动。一次是毕业年级全体男同学到一个大队参加助农劳动，当时说这是毕业前最后一次劳动。几天后，毕业年级全体同学又根据公社党委的指示，到海滩参加压苇子的劳动。我们班级是全校的优秀班级，在这两次劳动中，同学们没有怨言，劳动时积极肯干，分配的任务都是优先完成。

毕业这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学校。上午头两节课，同学们进行自由活动。这段时间，本来是同学们相互题写毕业赠言的机会，但是学校规定，不提倡进行这种活动，于是题写毕业赠言这一重要项目就被取消了。

后两节课的时间，全校举行毕业典礼。学校主要领导、学校团总支书记、毕业班老师代表、毕业学生代表、应届毕业生代表分别发了言。接着，由学校主要领导宣读了毕业生三好学生名单和学校党支部关于我们这一届学生全部毕业的决定，颁发了三好学生奖状和毕业证书。最后，由学校宣传队为我们毕业生演出了文艺节目。

下午，各班级举行了毕业座谈

会。高中两年，我担任学校的文艺委员和班报委员。我要利用中午的时间，完成毕业前的最后一项任务。我在黑板上用各种美术字和图案设计了以“毕业座谈会”为主题的“会标”，当时我对这个“会标”非常满意。可惜当年没有手机或相机，没有留下那珍贵的影像。

在座谈会上，同学们吃着花生，化着糖块，喝着开水，享受着又香又甜的美好生活，进行自由座谈，自由唱歌唱戏……总之，同学们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之中。

座谈会结束后，在一片锣鼓声中，在学校领导和其他老师们、同学们的目送下，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母校。

第二天，我们班级的9名同学又来到了学校。这9名同学，是原来的班级干部，是学习成绩和书写较好的同学。我们在教室里抄写完了以前没有抄写完的以备学校存档用的家史、诗歌、文艺材料等。

我现在想，当时，我们这9名同学，完全应该和班主任老师一起，找一个饭店坐一坐，一起畅想未来，畅谈友谊和理想。但是，当时我们都过于天真和单纯，或者还没有忘记学校领导对我们的要求，也可能出于经济条件的考虑，完成抄写任务后，我们各自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回家后，我没有停歇，就来到了生产队参加劳动，成为一名正式的社员。

乡村记忆

喊开镰的人

刘志坚

幼时，祖父是生产队的话事人，可唯独开镰割麦要听立新的。尽管40岁的立新仅有10岁的智商，但他有一个特异功能——可以准确地闻到麦子成熟后的香味。

那年刚进六月，立新就闻到麦香了。那香气乘着小南风，从西南塘“八亩半大地”一路吹进他的鼻腔。他告诉祖父那里的麦子一定熟了。祖父望望响晴的天，说：“是熟麦子的天，明日去割。”

我抽动着鼻子用力嗅着空气，可怎么也闻不到立新所说的麦香味。我问：“为什么你能闻到我却闻不到？”他说：“你岁数太小了，鼻子不好使。”旁边的二大爷开玩笑说：“立新长了个狗鼻子，你怎么能跟他比。”

第二天刚放亮，十几个壮劳力拎着十几把明晃晃的镰刀，直奔西南塘八亩半大地。我也像条尾巴一样跟在后面。很快就到了地头，映入眼帘的是并未成熟的麦子，黄里泛着青。立新面色苍白，这是他第一次“谎报军情”。祖父摆摆手：“没事，不熟过几天再割。”他安排立新每天来看一次麦子，随时汇报情况，直到开镰收割。

我问立新：“啥时候再来八亩半大地看麦子？”他说：“我说闻到了就是闻到了。”我刺激他：“闻到了但不熟啊！”他捉住我作势要打，旋即又放开了。夜里，我跟立新睡，从西南塘吹来的风，拂过立新家破了的窗户纸，灌进茅屋。月光也从空洞处溜进来，照在立新翻来覆去的身体上。我感觉他一夜都没有睡好，因为半夜起来撒尿时，我迷迷糊糊地看到他鼻子凑在窗棂上，正努力地去嗅闻我从未闻到的麦香味。

天又亮了，我去了育红班。我不知道立新有没有去看麦子，只是在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看到他攥着一把蒸地瓜干儿，往八亩半大地方向去了。晚上，我终于在乘凉的人里面找到了立新，问他麦子熟没熟？立新把鼻子皱缩了几下，说：“我刚才又闻到了麦香味，不出三天，就能开镰。”

立新的话，给了我极大的诱惑，第二天我缠着他带我去八亩半大地看麦子。黄黄的麦子整整齐齐立在阳光下，我把鼻子凑上去用力闻，依然闻不到麦香味，更闻不到白面馍的味道。我不得不怀疑立新的特异功能只是个传说，随即问他：“你闻一个麦香味我看看。”他装模作样地凑近黄熟的麦子，一副陶醉的表情：“这么香的烙饼味儿，还有捞面条儿味儿，你闻不到吗？你是臭鼻子吧。”

“那可以开镰了吗？”立新望望麦子，再看看我，说：“开镰，你爷说了算。”夜里，立新又开始磨镰。睡到半夜，我又看到立新的鼻子贴在窗棂上，努力皱缩着嗅闻空气……

翌日，立新没能去八亩半大地看麦子，因为，老天下了一场大雨。傍晚天晴了，立新拽着我跑到麦田，我们沮丧地发现——原本黄熟的麦田里，居然有一片地方又倒青了。我们俩皱缩着鼻子嗅闻，没有麦香味，没有捞面条儿味，更没有烙饼的味道。立新掐了些麦穗，搓了一大把青黄相间的麦粒，与我分食，压下嘴里翻涌的口水。

三天后，果然开镰了。老少爷们儿带着一身麦香从地里回来，忙活着打场晒粮，脸上写满了喜悦。立新得意地告诉我——开镰，是他喊的！

第一次烋饼子

姜惠泉

饼子曾是灶台上朴素的救星，这种养活了数辈人的食物，渐渐淡出了人们的一日三餐。

现在的饼子，是吃腻了米饭、馒头、水饺的年轻人猎奇的对象，也是上了年纪人的怀旧对象。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小山村里。彼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虽然不至于挨饿，但也仅仅能够果腹而已。地瓜、地瓜干、地瓜面做的窝窝头和少得可怜的玉米面，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日三餐。特别是地瓜面窝窝头，刚刚出锅的时候，一个个又黑又亮，像一排排古代士兵的盔甲；等到凉了以后，硬得像一块石头，不小心都能把牙齿咯掉。这也是为什么有人爱说那个年代的人，牙口都特别好！

那时父母每天都要到农田里去劳作。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只要生产队长的出工哨声响起，他们就立马拿着工具到生产队集合。迟到了不但要受到训斥，还要扣工分——工分是农村人的命根子，没有工分就像现代

人没有工资一样。因此，我们从小都要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放鹅、放鸭、挖猪草、拾柴火等等。等到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要帮父母做些简单的家务——烧火、烋饭、熬汤，好让从田间劳作回家的父母能够及时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

有一年，妈妈去了大连的大姨家，家里只剩爸爸、姐姐和我。一天，恰好爸爸和姐姐也不在家。到了傍晚，我准备烋饭，才发现盛干粮的篮子空空如也——晚上没有面食可吃了。这可怎么办？

眼看着天越来越黑，我不能干坐着，就学着妈妈平时做饼子的样子，先挖上两瓢玉米面，捏上一点小苏打，舀两碗水和好面，再把锅里添上水烧开——妈妈说过，锅必须是热的，不然饼子会溜到水里去。我两只小手把玉米面拍成饼子形状，小心翼翼贴到锅边上。忙活了好一阵子，总算把饼子都贴完了。

我赶忙烧火。灶膛里熊熊的火舌，像一只巨大的牛舌头，不停地舔舐着黑乎乎的锅底。不一会儿，热气

就笼罩了整个屋子。玉米饼子那香喷喷的味道在小屋里弥漫开来，直往我鼻孔里钻。我恨不能揭开锅，吃上几口解解馋。

正想着，爸爸和姐姐回家了，看到我烋了一锅饼子，非常高兴。爸爸还夸我：“泉长大了，还能烋饼子。”等到黄澄澄的饼子从锅里取出来，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可是掰开一看，饼子里边有些发红，咬一口还有些苦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爸爸看了看，说道：“你放的小苏打有些多，没有关系，下次少放一点就行。”这锅饼子终究难以下咽，没有成为我们的晚餐。爸爸虽然没有责备我，但浪费了这么多玉米面，还是让我心痛不已。最后这锅饼子也没有扔，变成了猪的美味。这是我第一次烋饼子，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时光荏苒，爸爸妈妈早已作古，我和姐姐也都过了花甲之年。那天烋饼子的事，不知怎的，我经常会想起来。那锅发苦的饼子，成了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顿饭。